

Dengyiguang
邓一光文集·短篇小说

八岁

邓一光·著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八岁 / 邓一光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8
(邓一光文集)
ISBN 978-7-5411-3500-2
I. ①八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2293 号

邓一光文集

短篇小说

BASUI

八岁

责任编辑 王其进
责任校对 韩 华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封面设计 尚书堂
版式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封面题字 邢补生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85 028-86259287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290 千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00-2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...目录

绑架绑架者	001
做天堂里的人	024
穿城而过	040
二人月	058
上帝的几内亚猪	079
杀掉板儿	098
八岁	115
事实生活	133
热爱一只狗	151
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	171
乘和谐号找牙	181
宝贝，我们去北大	193
离市民中心二百米	208
深圳在北纬 22°27'~22°52'	225
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	244
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	261
罗湖游戏	278
有的时候两件事情会一起发生	295
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	309

绑架绑架者

—

计划设计得很周密，三个人，分别装扮成物业保洁工、保险推销商、水厂负离子水饮用情况调查员，依次前往目标家里进行打探——庭院里的月桂要洗树尘，蔷薇篱笆要捡落叶；投资联结保险，最新上市的品种；PP管里流淌出的清水有没有刺喉感，甘甜味适不适口？不光进出小区的路选好两条，别墅也进去参观了，连目标脸上的瘐子都面对面数过，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方案却要反复权衡，有备选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比如惊动了小区警务室，或者邻居闯进来看见了，不能张皇得像乡下来的亲戚，什么预案也拿不出来，只会发愣。除此之外，硝酸甘油也备了一小瓶，还有止血剂什么的。毕竟绑架对象70多岁了，就算没有长期住院的记录，也不敢大意，硬把他当成金身不败的老黄忠，否则一旦绑架对象出了麻烦，计划就全落空了。

老爷子的儿子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每周一三五宝马，二四六奔驰，开宝马，坐奔驰，两样都占全了。剩下星期天，要是不和朋党约好飞去中山的度假山庄洗鲜花浴，铁定了要回金银湖别墅区给老爷子请安。高兴不高兴，耐心不耐心，老爷子的一通训话是要听的。这一天不用车，宝马奔驰都不用。

老话说得不错，钱多了惹是生非。政府昏了头，硬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出两种待遇来，能赚钱的受宠，笨一点儿的就只当是痴呆儿，没有半点儿好脾气。财富的两极分化没有节制，就怪不得痴呆儿闹出故事来了。

为了这次行动，他们和“绿色贝雷帽”一样，取了代号。个头矮一点的眼神儿好，鼻子带钩，叫鹰；个头长一点儿的脚大，耳朵也大，叫大象；鹰的表弟头大身子短，又不爱剃头，顶了一脑袋乱七八糟的头发，就叫蘑菇。借了影碟来学习，看好莱坞的替身演员怎么干，尤其注意细节，比如抛硬币和装昏迷什么的。行动前的训练很苦——练习变声说话，往脸上贴紧肤水改变脸相，遇到变故谁先撤、谁后撩。说好了，整个行动过程中不许叫名字，相互只叫代号，这样的话，事情要成功了，人质不必撕掉，警察一点儿线索也拿不到，只能按照“鹰”、“大象”、“蘑菇”的拟人化规则，跟动物空着急去，那就是绿色环保组织的事情了。

大象有点儿紧张，不断咳嗽。鹰嘲笑大象，是不是有钞票过敏症，要不要吃两粒息斯敏。大象不服气，车进小区的时候，故意摇下车窗，扯着嗓子大声唱了一句：你爱不爱——我。还露了门牙冲过来问话的门卫呵呵傻笑。鹰事后把大象臭骂了一通。

其实鹰的担心根本是多此一举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。他们避开了小区警务室的中心监控器，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方案，用干扰装置骗过了红外线监视器，进了那套目标中的独体别墅。别墅四周通透，高低错落处曲径通幽，就像专门给不速之客设计的，有兴趣的，可以排闥而入，反复进出。锻炼嘛。

老爷子在楼上卧室，一个人听文艺电台的脱口秀节目。两楼一底八九间足球场大的屋子，纯平彩电四五台，专门的音像室都有一间，电视机全体黑着屏幕，没有动静，可见越有钱的人越吝啬。不过，老爷子只是一张肉票，赎金不会找他要，乖乖地跟着走就行，听不听电台里的脱口秀节目，那是私人爱好，不好多干涉。衣服却要多穿，有太空服最好，这个由不得爱好，必须干涉。秋凉了，人上了年纪，一惊一吓，再冻出个肺炎什么的，就没办法了。

“不要出声，绑架。”鹰客气得很，甚至向老爷子弯腰行了个礼。

“什么?”

“您的助听器在哪儿，我替您戴上。”

“我还没老成那样，别给我说什么助听器。”老爷子嗡嗡地，长寿眉一跳一跳，有点儿生气。

“鞋在哪儿?”

“楼下。”

“得换上。有一段路呢，一时半会儿不好买去。我扶您下楼吧。”

“这么急?”

“天说亮就亮，还是早点儿走的好。”

“我还没撒尿呢。”

“那行，拜托您快一点儿。车没熄火，费油。油又涨了，机票也涨了。”

“被子不叠?”

“事情办完了，还得回来接着睡呢。您有洁癖?”

“牙得带上。”

“嗯?”

“牙。卫生间里，泡着呐。”

“明白了。我说怎么听您说话漏风，有牙盒吗?”

大象神经绷得过紧，一个劲儿在凉台上催，叫快点儿，看见有人朝停车的那个地方走过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保安。

“就算把人弄死，也得临终关照。你就没有爹妈?”鹰最烦大象这一点，吃盒饭也要挑半天，看哪个饭盒里多半块肉骨头，自私得很。有时候恨不得抽他才好。当然，不能在干活的时候，那会影响效率。

太空服一时没找着，衣柜里挂了一件紫羔皮坎肩，秋天穿，奢侈了一些。不过事情有个轻重缓急，再说也不是故意这样做，只好先凑合了。

把老爷子打扮好了，床头柜里的常用药装进塑料袋里，随身带着；信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对赎金数目、票面数额和新旧程度要求、消息保密提示、以款易人方式、联络办法五项做了详细说明。鹰自作主张，在说明最后用了一句婉语，敬祝健康阖家欢乐之类。鹰读过夜大，书读得很认真，

最喜欢“英语节节练”里的小故事，有时候读着读着，自己偷偷乐，得了宝贝似的。鹰的几个女朋友喜欢极了他的幽默，这一点倒不是虚夸，只是鹰并不接受这个说法。有一次，一个女朋友说鹰有忧郁气质，文学青年那一类的，鹰激动得有点儿失控，差点儿娶那个女朋友为妻。

老爷子听说外面有车等着，不让人催，吃了激素似的，步子迈得很大，蹬蹬蹬地下楼，他们要抢两步，才能跟上老爷子。鹰要去搀扶，老爷子生气地推开他。鹰看出来了，老爷子不比他们结实，但比他们有自尊心。

下了楼，老爷子朝饭厅方向拐。大象哧哧地笑。“错了，还自己的家呢。门在玄观这边。”

“也许带我们走后门。”鹰纠正自以为是的大象。“别忘了，这是别墅，和市场一样，爱怎么进出就怎么进出。”

“也许他想陪咱们练练，带咱们从工具间的窗户里翻出去。”大象不服鹰的气，抢白鹰。

老爷子既没去前门，也没去后门，径直去了工人房，抬手敲门，敲得山响。“喂，起来，跟我出趟差。”

两人都傻了，没想到老爷子有秘书，也许是三合一的保镖兼司机，有准持证的警用防身器械也不一定，这一点，他们事先可是没有了解到。大象反应快，腰里摸出五连发钢珠枪，上前一步，枪口指住工人房的门，拉开保险，做出随时开枪的样子。出差不出差的倒没什么，让人先抢出来用枪指住了，或者出来一位跆拳道黑带九段，一个回旋腿，再一个下劈，事情没做成，倒让人家做了，岂不是笑话？

工人房的门开了，出来的既不是橹子，也不是黑带高手，人胖胖的，三十来岁，是个白白净净的女佣，看着大象指到鼻子尖上的枪口，懵懵懂懂地发呆。

老爷子生气了，推一把大象，又推一把大象。“半夜三更，招呼也没打，原谅你们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”

鹰松了一口气，手从怀里取出来，先赶开大象，再哄老爷子，解释说，的确是半夜三更，所以不太习惯突然冒一个人出来，而且脑袋上扎那

么多红红绿绿的塑料发卷儿，灯光下刺猬似的，看着挺瘁人，请老爷子原谅。好容易把老爷子哄顺了，以为可以走了，老爷子又下指示，非得带上女佣，要不就不上外面的车。

“保证照顾好您老，请千万相信。”

“凭什么？再说我从不占人家的便宜。”

“不好办哪。怎么说，她是女的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这个，的确不方便。”

“不是带我去泡澡堂子吧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

“那？”

“人手少，没有这个预算哪。”

“我喝什么茶？看什么报纸？脚要泡多长时间？一天蹲几次厕所？说梦话你们能答上不能答上？这些，你们不知道吧？”

“这么麻烦？”

“她不走，你们得把她捆进储藏间，嘴封上胶带纸吧？今天礼拜一，我儿子礼拜天才来，她要拉在裤子里，你们给她洗？她要饿坏了，你们养着？”老爷子火气十足，瞪了鹰一眼，一副拿捏的架势。“我要不高兴了，拒绝合作，你们什么也拿不到。”

鹰和大象面面相觑。老家伙，不光知道出差，别的也心知肚明，不是等闲之辈啊。

“你们多大？”看对方没有反应，老爷子不耐烦了。

“我31，他28。外面还有一个，我表弟，20。”人还没出别墅，鹰不想节外生枝，老实相告。

“夕阳红节目一会儿该说前列腺的事儿了，你们要不要未雨绸缪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快决定，磨叽得跟老家伙似的，不然我回楼上听广播了。”

事先真没考虑女佣的事儿，所以悄悄上楼，没惊动她。这回肉票一个

变成了两个，好比令人垂涎的一道主菜，无论川湘粤还是法俄墨，哪一种也少不了搭头。老话怎么说的，计划没有变化快，这种事儿经常发生。那就加一个指标吧，权当牛排盘里，捎带了一片洋葱。

大象把女佣拉到一边，小声提醒她，要她老实点儿，乖乖听指挥，否则就死到临头了。女佣梦做了一半，被主人叫醒了，梦里自己那个不中用的儿子娶上了漂亮媳妇，很鼓舞人心的结局，这个时候拼命想把梦里的境界续上来，也许还有点儿害怕，没有接大象的话，一声不吭地去工人房里穿上外套，换了鞋，出来跟上队伍往别墅外走。

为门窗的事儿，几个人站在门厅里争了几句。女佣非得把别墅的窗户都关好，一道道门挨个儿锁好，否则不放心。大象急得要动手教训女佣。老爷子不高兴，说人还没出院子，就算来人带了五连珠，汽车也发动着，心情急迫，到底是客人，要是不礼貌，就请离开。还威胁说，趁他没拿定主意，是不是要回书房留一封文言文的道别信给儿子，他们最好把嘴闭上。“免得耽搁时间。”看那架势，老爷子比他们还急，只是各司其职，门窗的事儿归女佣，他不管。

这么折腾了几分钟，终于出了门，小心翼翼地绕过监视器，出了院子。

车还停在那儿。大象看走眼了，没有人来盘问。鹰的计划到底不错，事先做了一块物价局的假车牌，尾灯特意亮着，让人参观。物价局这种部门，老百姓不待见，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却慊头。如今老鼠犯邪，不怎么怕人，稍微管理得松了，客厅里经常开Party。不过，拎着酒瓶子到处找猫打架的老鼠，不是世界末日到来，一般很少见到。

蘑菇在车上等着，果真没熄火。大象断后，人挨个儿上了车，蘑菇很快把车启动，驶出社区。

二

车很快上了高速路，没走几步，老爷子突然叫车停下，要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大象换位置。

“干吗？”大象不耐烦地回头。

“我喜欢坐前座儿。”老爷子理直气壮。

“现在什么时候，不考虑你喜欢的问题。”

“怎么说话的？我儿子也不敢这么说。”

“我说，我不是你儿子。”

“当然。你那点出息，下楼梯还抓着扶手，要是我儿子，早拿拐杖敲他腿了。”话说到儿子身上，老爷子感兴趣了，有点儿碎嘴子，“我儿子不抢人，抢国家。这方面你该学着点儿。”老爷子嗤了一声，“他动一次手，够你一辈子。”

大象不服气地瞪着老爷子。

“我说错了？”老爷子也瞪大象，眼睛瞪得比谁都大。

“他得应付紧急事态，所以坐前面。”鹰先观察着车外的动静，这时空闲下来，做和事佬，向老爷子解释。

“凌晨三点半，蚊子都睡了，应付谁？”老爷子根本不吃那一套。

鹰不想因为斗嘴影响了蘑菇分辨道路情况。再说，老爷子的话不是一点儿道理也没有，要跟老爷子的儿子比，他们连小巫都算不上，要算就不打劫了。道上的规矩，人家儿子是前辈，车上坐着前辈的爹，有道理也不好争辩，不礼貌嘛。鹰让蘑菇把车停下来，哄着大象和老爷子换了座位。

“干脆，你让他自己开车得了，愿意怎么开就怎么开；愿意开到警察局录笔供也成。”大象委屈万分，一屁股坐到女佣身边，没把握好落座的位置，蹭了女佣的大腿。女佣拿眼白了大象一下，嫌弃地往边上挪了挪。大象愤愤地想，还有没有自知之明一说？就算一嘴红苕味儿的乡音改了，那一张煎饼似的大白脸，谁爱往上贴？这么一想，更没有好气。

老爷子上前座，车接着往前开。老爷子欢喜了一阵，称赞蘑菇车开得文明，比儿子那个武警保镖开得稳；又埋怨了一阵，嫌车里的汽油味儿太重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大象要说什么，被鹰在大腿上狠掐了一把，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鹰小声说大象：“再多嘴，你那一份儿少拿一成。”

大象忍住，心里惦记着赎金的分配方式，又想着等拿到自己的那份钱，大家分道扬镳，谁也不看谁的脸色，这么一想，就不再说些什么。

一会儿工夫，老爷子不吭声了，脑袋歪在一边，打起了呼噜，身子不住地往蘑菇胳膊上倒，撞得蘑菇握不住方向盘，车歪歪扭扭的，擦了路边的人行道好几次。

鹰要蘑菇把车停下，给老爷子系上安全带。女佣本来靠在后座上打着盹儿，一听要给老爷子系安全带，立刻睁开眼，不让人动自己的主人，说老爷子有压迫症，寒冬腊月开着暖气睡觉，被子都不盖，要给他系安全带，他醒来闹脾气，非找砖头把车砸了。

这事儿当然不好办。车虽然是偷来的，毕竟是八成新的帕萨特，烤漆做得锃亮，砖头砸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痕迹，让人看着心疼。再说，天已经渐亮了，习惯起早的人这会儿该摇晃着揉着眼睛去厕所撒尿了，老爷子要闹起来，倒是可以向戴了睡帽开了窗户探出头来瞧热闹的人解释，说老爷子是自家的老爷子，犯癫痫往医院里送，半道儿下车小解，请原谅，但老爷子要真犯了犟，不让人掐了脖子抬了腿往车里塞，说不定真有人拿电视剧里的角色当自己的角色，往110打电话报帕萨特的车号，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。

大象出主意，让把老爷子叫醒，大家陪他聊天，等到了地方，暖气开足了，别说被子，睡衣都给他扒光了，让他宽宽敞敞地睡。女佣还是不让，说老爷子睡觉有规律，头五分钟假寐，后半点钟沉睡，然后进入觉醒前的梦境状态。老爷子要说梦话，得有人接他的嘴，不然他就起来梦游，满处摸人脑袋，摸住了往下薅头发，薅完头发再薅耳朵，而且目标感非常准确，你就是用强力胶带把自己倒贴在天花板上，他也能拖来消防梯上天花板找到你。

大象不怕梦游。大象头发本来就少，为这次行动，特意去剃光了头。一想到老爷子在自己光脑袋上摸来摸去，怎么都摸不着下手的地方，大象就兴奋。

“你要叫醒他，我就叫醒警察。”女佣威胁大象。

“臭女人，别干傻事儿。”大象拿眼睛瞪女佣。

“你们也一样。”女佣一点儿不妥协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，我姐？”

“幸亏我妈没儿子，绝户。”

“你就不怕我们？也许我们会杀了你。分尸的故事，大概听说过吧？”

“电视里天天演，不时髦。”女佣不耐烦地说，又加了一句，“留神点儿，别挨着我。”说罢把大象往一旁挤了挤，头一歪，继续打她的盹儿。

“我憋成什么样子，会挨她这模样的吗？”大象委屈得恨不得自杀，感觉自己站在悬崖边上，黑暗中看不清，求助地看鹰。

“你不是那种意志坚定的人，千万不要激动。”鹰息事宁人地劝大象。办法倒是很快想出一个，让大象和自己调换位置，坐在老爷子后面，“端住脑袋，别让他往两边撞钟。”

“这种事儿，怎么都是我做？”大象不服气。

“蘑菇开车，我思考问题，就剩你没事儿。”

“思考什么，我们在三公里处撒尿，还是在五公里处撒尿？”

“有完没完？”老爷子突然冒出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大象不明白。

“没你什么事儿。”女佣睁开眼，回答老爷子，“快了。”

“眼罩子给他摘上。抽他。转呀，转呀转。”

“抽了。正转着呐。”

“谁从窗外飞过去了？”

“蚂蚁还没长翅膀呢。”

“哈哈。杀了他。”

大象半天才明白过来，老爷子是在说梦话。这么一明白就毛骨悚然，差点儿没从老爷子脑袋瓜子上抽回手，让女佣往回一瞧，只能继续端了架子端住老爷子的脑袋。

三

车继续往前开。又开了一个多钟头，眼见着天渐亮了，车离开高速

路，拐下一条便道，颠簸着开出一段，到了事先计划好藏人的地方。车刚停稳，老爷子醒了。

老爷子一醒就嚷嚷着要喝茶，一分钟都不肯等。藏人处是临时租来的，不是酒店。矿泉水倒是准备了好几箱，考虑到肉票也许看过《小鬼当家》一类电影，会利用电来反抗什么的，事先把电源破坏了，也就没有准备烧水的壶。鹰怎么也劝不住老爷子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求助女佣。

女佣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老爷子哄住了，让老爷子先进屋，乖乖地喝了半瓶矿泉水，去床上继续睡回笼觉。鹰和大象借了这个机会，里里外外忙着打扫痕迹：车停进库房里、大门上了一把锈锁、门前的院子丢一些枯树叶、靠便道一边的窗户用胶带封起来。女佣安安静静坐在一旁，等鹰和大象忙完，捶着腰去水池边洗手的时候，过来了。

女佣认准了鹰是头儿，和鹰讲条件。电源要尽快解决，找供电所还是检电所不是她的事儿，不光一天三开明前滚茶要喝，还有热菜热饭、午睡前的热牛奶、芬兰浴、通宵不灭的灯，这些都少不了用电。还约法三章：老爷子挑风水，怕潮湿，必须住楼上向南的那间大房；老爷子静处惯了，不要随便打扰他，进屋前先敲门，说话声音不要大；老爷子每天必到湖边散步，狗跟着行，人不能跟着，跟着他就发火。

大象嘲讽地看鹰：“请了个爹来呀。”

鹰经历过一番折腾，调整过来了：“爹让咱们发财了？”

接下来是一日三餐的饮食安排。鹰放心不下脚后跟，要去高速路上看看有没有跟踪者，让大象和女佣谈。

“有笔和纸没有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你记。”

“三天前的牌局，哪副牌我都能背出来。说。”

“早餐，一只红禽牌子的柴鸡蛋，七成熟，负离子水煎，要带糖心；二百毫升胡萝卜汁儿，大棚出泥的不要，皮儿削掉，现榨，免糖；两片巴西橘，冷库出的不行，去筋和核儿，食用前八分钟，用老正和牌子的白醋

腌渍。中餐在下午两点正准时开，一条鲫鱼，不低于三两，不超过四两，要活的，乌鸡汤清煮；红菜苔半碟，一定要洪山宝塔背阴处生长的，清炒，别放蒜蓉；福临门维A大豆色拉油和天然谷物油都不能用，老爷子忌口，只吃鲁花牌子的玉米油。晚餐……”

“等等，我找纸和笔去。”

“我提醒过你。”女佣冷冷地说。

四

大象和蘑菇往返出去了好几次，按照女佣开出的单子，买来吃穿用一应杂物。东西太多，堆了整整半间屋子，散发着稀奇古怪的味道。大象埋怨鹰，一分钱收入没见着，先花掉了两千来块，人不敷出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把损失挣回来；而且这样宠着人质，实在是主次颠倒。蘑菇不当家，不关心经济问题，兴味盎然地说电料柜那位售货小姐。蘑菇认定她对自己有意思，一把电改锥足足帮他挑了半小时，小姐眼睛有点儿近视，蒙眬得媚人，老向他递飞眼。

鹰心里盘算着打出去的那个电话，不和两个搭档讨论经济与媚眼问题。电话是掐着时间打出去的，简单两句话，通知对方回黄金海岸别墅读留在那儿的信，态度认真点儿，最好多读几遍。移动电话是用伪造身份证买的，打包系列服务那一种，不会让警察抓住任何有价值的破案线索。从口气上，能够听出老爷子的儿子很慎重，着急是肯定的，也许一边听电话，一边掂量绑架者的分量和自己的父亲有多大的危险性，一时半会儿，大概不会报警。

计划中有一条，按照第二代“赤军”人质绑架理论设计，是这个电话之后，三天之内，关闭电话，不再与对方有任何联系。破釜沉舟的行动，一定要有时间过程，让对方去揣摩，并且使对方的焦虑感达到临界状态。

问题是，这三天时间怎么过。计划不能说不周到详细，就是没想到计划中的目标，是个要让人哄着的老小孩儿，而且在他之外，还有一个到处

发号施令的女佣。鹰有些犯难了。

老爷子睡到差不多天黑才醒过来。女佣说是换了环境，新鲜了，嗜睡。这种事情，《家庭保健》节目里介绍过，虽然当事人大多是孩子，老人和孩子其实差不了多少。散步的问题比较好解决。这里是郊区农场，因为在工业区红线图内，原住民都搬进了城里，闲了一段时间了，平时不来人。狗没有，不远处有个池塘，水很干净，人也不用跟着。站在二楼的窗户前，方圆数里一览无余，一只蚊子飞过都能辨出公母，而且老爷子也不像有逃跑的迹象，让他去油菜花盛开的田野边散散步，倒是有利于人质的身心健康。

女佣忙碌得很，厨具买来，人也和蔼多了，挽了衣袖，又洗又刷，再支了大象外出补充点名要的调味品，一副安家过日子的架势。晚餐是白水煮土豆、蔬菜沙拉和鸡油米饭，汤是鲜海蛎子炖乌鱼蛋，加了少许酸笋和火腿，有一股揭了皮的榴莲的臭味儿。老爷子吃得很满意，吃完碗里的，还要添半碗。女佣没让，毋庸置疑地收了桌上的碗筷，把两片剥好皮的沙田柚塞到老爷子手里，要他上楼听电台的有奖猜谜节目。

原以为这样已经很好了，支出虽然有些失控，毕竟老爷子很配合，饭吃得不少，没有挑剔，让人松了一口气。三天时间不算长，一只沙田柚都吃不完，从节约的角度讲，调味品什么的到时候全会浪费掉。谁知当天晚上老爷子就闹事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屋子里干待着，要出去转一转——不是盛开着油菜花的田野小路，是闹市的好玩去处。女佣安静地在一旁解释，说老爷子的新鲜劲儿过去了，得换节目，让他开心，否则闹起来没完没了。

大象仗着人不在别墅里，也不在车上，要动粗，把两人锁到楼上去。老爷子还没挪窝，女佣先去厨房里摸了菜刀出来，眼睛瞪得荔枝大，威胁说，谁敢动老爷子一根毫毛，她让谁脑袋瓜立刻开瓢。蘑菇兴奋得要命，也不说蒙眬眼小姐的事情了，一会儿跳到大象身边，一会儿跳到女佣身边，像拳击台上的裁判，很着急地等着双方动手。

事情到了最后，还得鹰出来调解。先哄好女佣，再哄好大象，将幸灾

乐祸的蘑菇，一脚踢进厨房，要他把带了凶器性质的厨具藏起来。未雨绸缪没有做到，亡羊补牢的事总要做，把鹰忙碌得，联合国观察员也不过如此。

“人绑在那儿，谁给他们做饭？做了谁给他们喂？而且，那老爷子，嘴比老佛爷还刁，鲜胡萝卜汁酸笋的，难得侍候，要是真绝食了，人家要见了活口才交钱，咱们总不能背个老尸首去换钱票吧？”鹰不光爱琢磨，口才也好，加上话说得有道理，大象再憋闷，也不能不服。大象就闭了嘴，一口一口狠狠地抽烟。

这样，只能冒险吃河豚，依了老爷子的，带上他去闹市里找好玩儿的去处。

五

刚一上路，鹰就发现自己的钱夹子丢了。里面两千多块现金，两张卡，卡上大约一万多块钱，是准备应付三天花销的。钱不算什么，要弄也不是没办法，重要的是一张照片，那是鹰一个女朋友的。鹰这次很当一回事儿，打算事情解决后，娶她过日子，当他的文学青年，所以把她的照片装在钱夹里，想不到掉了。

问大象，大象说没看见。问蘑菇，蘑菇熄了火，要下车回屋里找。老爷子本来开心着，车一熄火就不高兴了，问开还是不开，不开他自己上主驾座，蘑菇就省下来，不用去了。这样，蘑菇也没回屋里找成鹰的钱夹，重新回到驾驶座上，依旧是老爷子坐副驾驶位，五个人上路，车拐上高速路，往市里开去。

晚上九十点的时候，路上车不多，偶尔有来往于机场的大巴斜着车身驶过，车速很快。快下高速路时，车被警察拦住了。大象远远地看见，警察不是高速公路警察，车上的警灯也亮着，而且是两辆车，五个警察。大象紧张了，要掏枪。

老爷子埋怨大象。“就凭你这样儿，也能干大事？”老爷子让大家都

放松，“该打盹打盹，该微笑微笑。要没问着，都别说话，一切我来应付。”

帕萨特慢慢减速，在警车边上停下来。一个年轻的警察走过来，向蘑菇敬了一个礼：“您好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好啊。”老爷子摇下车窗，笑吟吟地向警察打招呼。

“大叔，回市里？”

“去木兰湖玩了，回家。”

“他们是？”

“开车的是小儿子，鼻子带钩的是外侄，耷拉耳朵的辈分儿小点儿，侄孙子。”老爷子乐呵呵地说。

“好像穿多了，淌汗。没病吧？”警察关心地问。也许职业病犯了，瞧出点儿什么来。

鹰、大象、蘑菇，三个人紧张得要命，呼吸都快停止了。大象使了好大的劲儿，强迫住自己没拉开车门跳下去，顺着高速公路拼命地往前跑，像那个沿着得克萨斯州公路傻乎乎往前跑的白痴阿甘。

“昨晚硬往别人家里闯，讨水喝，一点儿礼貌也没有，让我骂了一夜。爹妈没教好，罪过啊。路上我还训着呐。”

警察笑，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：“有您这样的老人，社会公德好多了。”

“可不，从我做起。”

“大叔，您真逗。”

年轻的警察向老爷子敬礼，打算离去。老爷子叫住了他。

“我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没事儿。我同事出警，车坏在路上，想拦辆车把人带回局里。您车上满座儿了。打搅了。”

警察再敬礼，这回真的走了，去路边手插腰带大叉腿站着，等下一辆车。

帕萨特绕过熄了火的警车，继续往市里去。老爷子很得意：“我哄我